

烟台故事

一介贫寒书生 两朝礼部尚书

沙向阳



沙澄故居 沙向阳 绘图

沙澄，生于蓬莱城中村金家庄（古开元寺南，今武霖社区军干所南侧，村庄已消失），是一位地道农家出身的贫寒书生。他是清代科取仕的第一批进士，也是清朝的第一位汉族礼部尚书，并在这一职位上连任顺治、康熙两朝。他“少有异征，工读成功”（《山东通志》卷176人物志语），凭借个人的聪明才智，苦读寒窗十载，拼搏奋斗经年，平步跻身于当朝一品，留下了一段“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”的励志佳话。

从寒门子弟到两朝尚书

据《山东通志》卷176页人物志中记载：沙澄，字渊如，号会清，生于明朝天启元年（1621年）；祖籍湖北襄阳，先世山东莱阳。高祖沙通，明末移居于蓬莱，祖上以磨豆腐为业，艰难维持生计，全家节衣缩食，勉强供沙澄读书。清朝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，沙澄考中举人，翌年中进士，致翰林院国史院庶吉士；四年授翰林院检讨；十年升弘文院侍读，国子监祭酒；十一年升侍读学士；十三年升詹事府詹事，兼翰林院侍

读学士；顺治十六年升礼部左、右侍郎，当年（1659年）十二月晋升为礼部尚书。《清实录·康熙朝实录·卷五》载：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，沙澄续任礼部尚书；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再任礼部尚书，先后在朝廷任职四十余载。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年）卒，享年76岁（《清史稿》有传）。

封建王朝把祭天祀地等礼制看做与国家大事一样重要，故有“天子祭天地，诸侯祭社稷，大夫祭五祀”之礼

典。朝廷以宾礼亲邦国，以嘉礼亲万民，史称“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”。由礼部主持的大祀、中祀、群祀，多达八十八种，全靠严格的繁文缛节来一一履行。沙澄作为当朝的大宗伯（春秋以来对朝廷礼官的尊称）、礼部尚书，执掌清廷礼仪大典，条条依规循礼，不得半点差池；他能做到严谨有序，运行自如，康熙赞其“掌邦礼者，庶几不愧”（康熙十九年颁发圣旨语）。

沙澄为官数十载，一贯清廉节俭，忠于职守。他执掌科考阅卷大权，主宰考生升迁，从来不徇私情。有位官吏以某，为图晋升，半夜携金登门相求，沙澄坚辞不受且严加训诫，并借东汉杨震“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”拒绝受贿的典故，劝拒来者。一时衙门肃然，正气扬升。所以他任职多年，仍官囊萧索，两袖清风。直到荣归故里，也没置办大片房产土地。他在朝伴君几十年，不管是任职弘文院侍讲学士，为顺治侍读讲学，还是为康熙召见顾问，奏对称旨，总是文质彬彬，应对自如；他平生忠于职守，严格自律，故而得以善终。



如今的沙澄故居仅剩一排五间老房

“川上嫡派”成佳话

沙澄作为封建王朝一代文臣，尤为尊孔崇儒，敬仰圣人。在其任职期间，多次巡视山东，曾经专门前往曲阜孔府，祭拜圣人，参学孔孟真经，并有幸与孔门联姻，结为儿女亲家。其次子沙汝洛，封为洛阳都均府知府，娶孔子六十六代孙孔兴燮之女为妻，喜结良缘。可惜沙汝洛英年早逝，留下了一支血脉，在孔门繁衍，成为蓬莱沙氏在曲阜的一脉分支。

沙澄在巡视山东泗水时，见到城东的泗水发源地，水木明瑟，风光秀丽，岸上立有孔圣人“子在川上处”的石刻，赫然醒目。他顿生灵感，回到蓬莱沙家庄，凿井得泉，故以“川

上嫡派”四个大字刻于石碑，以此表达与川上之水有缘，所以“凿井得泉”；与孔家门派有缘，所以嫡结婚姻，后来传为典故，成为旧时蓬莱城西南隅的一处人文景观。（《蓬莱县志》有载）

史载：“今天子（康熙）建元之岁，徵号礼成，宣布中外百度维新，君（沙澄）益加辞励，夙夜匪懈，惟寅惟清……”身为当朝一品大员，他竭力施展抱负，为康熙盛世的一度繁荣，做出了一番贡献，受到朝廷多次钦封嘉奖。

据蓬莱阁现存的沙尚书功德碑铭记载：康熙二十五年九月，沙澄携同陪访的山东布政使官员，巡视家

乡蓬莱，曾捐资修缮蓬莱阁、龙王宫、海神庙等，其善行义举，被地方勒碑铭记。碑铭至今还保存于蓬莱阁白云宫的老戏台南，是为历史见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驻军修建第一招待所时，还曾发掘出沙澄当年为捐修开元寺题词的碑铭。

《山东通志》又载：沙澄身为文官，特别注重文化事业。其秉性严谨，熟识掌故，多有著述，著有《易书》、《四书讲义》等。凡有制作，皆引据精祥，可惜多已失传。在康熙癸丑年（1673年），他曾为家乡纂修的康熙版《蓬莱县志》亲笔作序，翰墨留存至今。

蓬莱阁诗作留余韵

沙澄故后，康熙钦赐御葬，极尽哀荣；陵墓坐落在城南三里沟村东，俗称沙家茔。墓地建有石牌坊、神道、翁仲（石人）、攫兽（望天猴、石马）等高规制建筑。可悲的是，上世纪60年代，沙澄墓地遭到彻底毁坏，一些建筑文物尽数损毁，只有残存的两匹石马，今存放于蓬莱阁东侧广场路口。

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。蓬莱阁上的功德碑铭，已经漫漶不清。沙澄的故居，北靠登州府衙路南，南依戚继光故宅。北大门临街，立有两座牌坊，一是“同道立志：大宗伯坊”；二是“宠光

三世坊”，曾经是登州府衙门前主干道的众牌坊之首，均已损毁。

其故居原为三进院落，规模不大，亦非豪华，仅类同一般大户人家住宅。如今的沙澄故居仅剩一排五间老房，被列为蓬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沙澄一生著述不少，存世不多。民国《蓬莱县志·艺文志·卷五》载有沙澄的诗作，题为《蓬莱阁》：

海上层城城上楼，倚楼长啸动清秋。
惊涛远拍三山树，片石平分万里流。
风迅中天横独鹤，烟凝绝岛舞潜虬。
披襟不尽登临兴，浩渺余情寄十洲。

沙澄身临其境，触景生情，挥毫泼墨，直抒胸臆。诗句简约，联珠缀玉，把整个仙阁城楼、山海鹤虬尽收眼底，将一派惊涛横流、浩渺十洲寄情于胸，仙乡名胜的壮丽景象溢于言表。

一介贫寒书生、两朝礼部尚书的沙澄，生于蓬莱，长于蓬莱，效力朝堂，落叶归根。他的人生之旅，恰如他少年抒志的楹联“一肩挑昆仑，双手转乾坤”之写意，抱负远大，豪情满怀，作为蓬莱故乡的农家子弟，蹚出了一条不凡的人生之路。

民俗采风

端午趣事

林红宾

端午节快到了，这不，居民小区客服部通知住户前去领取一扎艾蒿。入夜，我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悠悠乡愁涌上心头……

在农村老家，每逢端午，主妇们总要将精心制作的辟邪之物提前准备好，譬如从串村货郎那里买一些五色线，俗称“花花线”，给孩子们在手腕上系上“麓蕨”，称之为“轧麓蕨”，寓意可警示百虫不得近身。门楼上悬挂着小布人儿。小布人儿用杏核当头颅，上面描绘出五官，脖颈用蓖麻子，身着红袄红裤，系着五色布条，还配上一双小巧别致的小鞋儿，意为“镇宅之神”，可使妖魔鬼怪、蛇蝎毒虫无法入侵。有的主妇手巧，做一个孙悟空悬挂门楼上。那悟空手持金箍棒，腰上系着黄裙子，用桃核勾脸，南风徐来，布条飘飘，好像腾云驾雾一般，煞是好看。我家的门楼上则悬挂着一个猪八戒，但见那八戒手持五齿钉耙，两耳抱腮，鼻孔噘着，大腹便便，憨头憨脑。人们驻足端详，忍俊不禁，直夸我母亲心灵手巧、独具匠心。我也为母亲的不俗创意而感到自豪！一时间，门楼上悬挂辟邪之物，成为村里端午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，如同在举办一个规模庞大的民俗展览。我和伙伴们挨门逐户浏览，兴趣盎然，其乐融融。

端午节的早晨，乡亲们总愿起个大早到野外采艾蒿、山麦子、折桃枝，将其捆成一束，搁在门楼上，用于辟邪，俗称“拉端午”。母亲将平日里攒下的鸡蛋、鸭蛋、鹅蛋上锅烀好，分给儿女，一人七八个，甚至十多个。我们兄弟姊妹喜不自胜，比过年还要高兴。

那年端午节的前一天，我和伙伴们到山里玩耍，一只山鸡突然从路边的豌豆地里“扑棱棱”飞起，我们猝不及防，被它吓了一跳。我们断定，山鸡起飞处，必是它的窝，于是涌进地里，手拨豌豆蔓儿仔细寻找，果然找到了。山鸡的窝很简陋，在地上扒拉个窝儿，就在里面下蛋。窝里恰好有五个蛋，那蛋比鸡蛋略小，绿莹莹的，很好看。我们一行正好五人，当场决定一人一个。我对伙伴们说：“听大人讲，鸟儿吃害虫，保护庄稼，属于益鸟，应该好好保护它们。将鸟蛋放在水中，凡是沉入水底的，那就是还没孵化的，凡是浮在水面的，说明里面的雏鸟已经成形了，我们万不可伤害它们。”伙伴们都同意我的说法，将山鸡蛋拿到下面的溪水之中一试，一个个都浮在水面上。我们将山鸡蛋送回窝里，又将豌豆蔓儿重新掩盖好。当下，我们薅了一些艾蒿和山麦子，折了一些桃枝带回家，这样就不用在翌日起个大早“拉端午”了。

我成家后，在村子东北隅盖了一处新房子。我爱人饲养了一只母鸡，阳春三月，将10多个鸡蛋放在一个笸箩里，铺上一些棉花，让那只母鸡在里面孵小鸡。此后，这只母鸡年都会孵出一群小鸡。

那年端午节，按照民俗早上要吃鸡蛋。爱人平日将鸡蛋放在西炕的一个小缸里，约莫有三四十个，上面盖着一个算子。当爱人掀开算子要拿鸡蛋时，发现里面空空如也，她顿时蒙了，鸡蛋被谁偷走了？我俩左思右想，不得其解。后说给邻居听，邻居说可能被黄鼠狼搬走了，他以前曾目睹过黄鼠狼搬鸡蛋的情景。真是假？看邻居认真的样子，我将信将疑。

那些关于端午节的趣事，如蒙太奇般在我的大脑中闪现……